

書

三十一



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

惣二十五首

吳興姚



錢別錢尚書赴朔方序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蕭蕭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韓愈

送崔羣序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李白

送區冊序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韓愈

送王榮序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觀序崔羣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蕭穎士

送薛處士序杜牧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沃州序權德輿

送浮屠文暢師序韓愈

送簡師序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錢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  
畿削揮凌暴昭蘇寡弱乃令元宰兵部尚書與公專節朔方授律  
群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閭也公智以開物精以  
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廢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  
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闡茂次年仲臯  
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關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  
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箴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藩錫天章賦別  
御札題殿副衣勅校績之誠兼壺喻授醪之旨崖誰以將其賜筆  
覘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躰國中書令  
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託謨景服慕采微之興悵伐木之朋  
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傍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

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大官進食舉百羞霞錯四夏六胤之饗  
朱干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挺林薄朝儀多士蒼無若人接蓋陰  
衢揚袂風野羽觴迤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厲  
視了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  
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頰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  
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  
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  
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  
地然而洞居此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在任者實  
難其材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轆爪牙之雄俾其登  
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惣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九政五月  
維夏畏塗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暑梧瘴蘄之郊涉沅湘風  
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



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  
緩計雖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涓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籍其其於匪躬據古切磨獻替掖垣衆  
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  
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  
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秋於清憲侯以  
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  
人之百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  
病而忘其僻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因為大在此行  
矣已祥河通道夜郎置更以示綏懷以安票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搜  
得其和則蹉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自信釋清  
廉白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溥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  
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執待濯如冰走下史臣操簡以

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  
寒赤帷飲醇酒安身笑言笑中無町畦雖爵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  
矣大丈夫彼薦紳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近則嚮之玉堂清禁  
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  
之異耶祖較露醉宣言相勉在加殫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  
騷離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心挾此者待之安歸所以彭越  
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  
小拒王命是以諄臣將啖以節鉞誘而身之亦由借鴻壽於奔鯨鱗  
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  
誰當其鋒我副使季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  
之戈吟嘯四顧能罷雨集蒙輪打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  
决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  
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



吳可謂乃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地  
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  
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自移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雲  
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  
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  
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  
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  
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還風化相蕩貪波激漲人不棲身故有得  
一郡若豪虎之暴豕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  
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敝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  
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猥黠而易隨等閩之  
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嚴會斂無特僧吏坐恣茲欺

庶曰為葦蠶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  
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郡將歸衡岳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臣冒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  
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郡將  
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  
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訊勞之使累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抹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流  
道正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矣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又如是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  
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其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君序

柳宗元

貞松注於若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欤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欤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泊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饒於野或命為之序余

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戚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朱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之風清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姍女於江華牧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叙離而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大江流悍急橫波之



石廉利侔劍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  
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  
言說不相通蓋地為宇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  
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  
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  
云逃空虚者聞人足音是然而喜矣况如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  
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醫嘉林坐石磯  
投竿而漁陶然若能遺外声利而不猷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  
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丞相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  
白日頂摩青宮揮斤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緹何嘗  
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万里  
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  
翰且樂舫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汎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

王命

玄賦詩運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國裡有程告以于蕩煙景  
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  
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  
來想洛陽之秋風贈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關乎

送王填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  
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子曰馯臂  
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蓋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  
歿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  
原王填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  
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澤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莊  
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  
船與楫知公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祭序

陳黯

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  
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  
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  
月先歸省于閩命叙送行某詞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  
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由是不得讓鱗群之  
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  
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尚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  
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  
褒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  
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躬物

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  
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為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  
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岳處士符載歸蜀觀省序

崔羣

旌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  
迹惟悴羔鴈不行蒼山沉沉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  
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跡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  
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數管寧之不欺結廬鹿鹿人不知其然  
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  
雲宿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青至人白鶴羽客琴  
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超澹情興  
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  
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  
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  
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  
率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如同人將之而有未  
悅豈禮闈失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氏役巧鎔琢蓋多  
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具  
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妍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  
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籬  
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  
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  
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亦加也洵美有聲夫丞丞者行之能翼翼者躰之敬工文足以  
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群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  
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曩明代擇

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柄靡圓方之歎則宏綱舉而  
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  
甲乙是猶龍獄為猴為絆騰黃妙主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  
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溫  
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書未十獻歲未二毛  
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為人之  
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  
上國之選莫不銜憤有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  
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挈疇之姻在周  
為晉衛之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人未處陶生之歎  
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  
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崱遊廬山寺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了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



林下而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矣矣見爾慰  
心由悲道舊破啼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却  
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  
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詩言關平

送薛處士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  
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六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  
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  
名自負也諺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  
果能窺則善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  
來下之慮子之身一日止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  
政下辭萬索為留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  
吾子自負其不為矯也某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冥冥雲林卑俗不可  
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高山有二  
仙曰淨立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  
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豈世走  
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馬太和霓裳眇然真  
壑獨喜具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公久默洞天賈上士幽棲  
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  
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作玄元之府  
宿心遂矣真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願  
中峯而失路塵紫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並契翳青芝而  
延片遙會可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窅廓  
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  
盛衰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辟家而不歸鮑焦抱木  
而枯死可以慟可以非心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昔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寶五典散為寒灰  
 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万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万象  
 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覓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聃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各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  
 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  
 誰任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替後季俾李者兼理  
 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書公撥六義之清

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漸上人上人心真空無而跡寄文  
 宇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亦風  
 松送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樓鄙夫之目初不敢眎三  
 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觀其容瞻見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  
 靜况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  
 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汾鏡中靜得佳句  
 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湛然則嚮之境物又其梯裨也鄙人方景行  
 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群為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岳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  
 士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日月在天朗然獨出既洒落於彩翰  
 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住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相  
 之碧波乘五泝流考室各岳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營  
 望長沙之煙火送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  
 歎其長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廻眸拭視比天汨泥沙者相去九



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巖嶽高德勝既斯亦  
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楊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圖師文  
暢喜文章其游周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謬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盛  
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  
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  
所以蕃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

當又為洋圖之說而瀆告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  
立然後知言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葬是故道莫  
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躰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  
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夫獸  
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由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  
徒之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  
乎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  
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  
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  
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毀彝倫



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  
謹快以扞師獨憤起訪余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鯨水萬里  
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鮮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生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无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  
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  
見所縛今玄公備然於二見之門不內不外真夫至妙身戒心惠  
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住其心浩然蓋循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文粹卷第九十八 乙卯四月五日

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卷一百首

吳興姚

鉉

管

題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附 柳宗元

下邳侯韋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列婦傳 李翱

竇列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藝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龍衣樂不相訟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  
不相龍衣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訟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  
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



注讀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泯龍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食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叨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此不明壇壝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

荀厲鋒氣東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鈎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皮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况彼二子甘逞於權豪嗷嗷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翹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去居東郭者曰鏡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交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



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  
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  
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  
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  
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  
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  
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  
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  
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謨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  
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

國夷狄皆居管民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大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管南毛  
賁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著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案於  
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  
與其詳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又不克見楊子誨之始來持其書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娥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為辭者  
之讀之也其大笑固且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  
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  
取子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各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  
抑揚播灑則罷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子操縱不能安



終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  
奇異小蟲水草香刺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虫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  
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旨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  
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  
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  
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  
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  
勸其有益於世與譽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瓊者猶咕  
咕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甚矣乎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為黃帝時以力  
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肇生五年肇先祖爵祿仕至上經車都

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始蘇臺詩所  
謂有覺德行者也肇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轅下上  
嗟怛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  
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  
華為性堅勁屈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  
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  
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  
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能履道別威  
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擊射御及禮神  
祭祀又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以誦議  
洩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  
過之尋獻於上雖欲亦不其竟重有治護學乃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  
之上見其顏色顛顛又哀備失度上少嗟曰下邳侯老而備心不任  
吾事今弃子於帝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意繼者族人焉贊曰華氏之  
先本出皮姓軒轅時文翁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



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黃棗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也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脩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堅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頷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披姦邪以事上考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漏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深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啻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纊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

延復以讒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長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隊不善悔悟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日折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甚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



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鎬內匿哀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  
鎬行鎬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鎬前佯怖戰管  
操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鎬怒罵曰  
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  
需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乃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  
前幸耳鎬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後然傍一人為鎬言曰聞有許侍  
衛縱首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鎬銳意自舉授詞  
操書無不可鎬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替曰  
李鎬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  
大之蹟未及極且紳職鎬肘腋下舉動顧時有一不誠則支躄立  
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矣

楊列婦傳

李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  
縣蓋將掠其玉帛俘戮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侶不知所為  
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

掠

守侶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君廩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  
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  
曰縣令誠主也雖然城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  
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  
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  
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侶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  
無長少必周而均侶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  
守死得吾城不足以死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黃龍  
集于侶之系侶傷而歸楊氏責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  
未猶愈於家乎侶遂刃心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  
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  
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  
焉刺史上侶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  
之奉父母舅姑及恭順和於嫌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



者則賢矣辯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  
朝蓬意寵旌守禦之臣憲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  
服甲子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其  
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  
楊氏當之矣贊曰九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占  
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列婦者雖  
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列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  
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捧令壞其首志必死之  
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杖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  
而免里人列狀於府竇之酒帛擊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  
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言操史牘者苟  
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  
男必為貞夫女必為列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

愚以為知言乃著其傳贊曰畜千金之貲雖去惠策尚有不妄其  
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盜足以駭之而白  
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无悔者也豈化  
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  
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入或笑曰  
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任  
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畧度寒暑錯亂望斯須  
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稊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  
之局為瀦為洳為潢為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執死  
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堦壁不可以為王孟得非散能通於化  
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事之權筌可守耶權  
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貞女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  
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  
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擔而負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  
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卅附墨者里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  
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  
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馬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弗畫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  
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識之道迸出曰我  
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心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歎  
而嗟又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  
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  
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  
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  
日以山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蹇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富嘔出心  
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  
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  
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大  
古篆或霹靂石文者去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燉下榻叩頭言  
阿彌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  
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  
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其太夫人  
急止人哭行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



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園  
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貌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  
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  
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  
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擗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  
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  
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  
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  
食於官府五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不闕天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負祿嗜  
貨有其後京兆尹將節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在後而斤者斲刃者削管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具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  
矣繼而對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  
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  
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  
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負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  
又其下皆有嗇天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  
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  
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  
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繪于成



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術能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  
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尊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  
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  
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聃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  
能矜各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於府廷而遺其  
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  
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  
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  
或受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  
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  
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倏然而却不屈吾道是誠良

梓人身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智量屈而不能守也  
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  
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  
者湯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偻癯拉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  
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  
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  
迎取養視駝而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  
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  
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  
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碩茂  
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  
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



思夏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頽甚者不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愛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  
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往吾居鄉見長  
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尔  
耕勗尔植督尔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  
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養殫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  
吾生安吾性也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  
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游宣  
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妯烏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  
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  
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  
閨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踣而

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  
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鳳又其  
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  
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室室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極蘭之  
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泃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  
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  
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  
持出洗其汚穢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  
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  
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及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  
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  
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  
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也赤  
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異



乃反以世為憫，憫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九 乙卯四月六日

文粹卷第二

傳錄紀事 摠一十二卷

吳興姚 鉉 纂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程驥 劉爨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撥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充骨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愚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



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諫贊隱懲廢命也李勣  
為顧命大臣儼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鬼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予懼後世  
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  
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祫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  
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率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貞今悉以天后年号  
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  
武宗廟諱者何詭譎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西御  
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下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  
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  
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其化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  
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  
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  
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賤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  
葬以示譏也懼怠去葬示戒志彌尚德必書戮尸位則黜責皆

以國雅合正俾隱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号行事繫於  
中宗之類據實真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安  
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  
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擊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扶忠骨於枯墳  
鬻諂諛於下泉磨毫鬚孔叢閣飽快豈國家任史官意耶難既序  
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  
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  
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  
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  
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  
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  
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葬不失一是相臣之謀  
本王誦越魏伐趙不使有臣伯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



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  
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  
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沙河豎前  
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  
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  
於是悉甲豎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  
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  
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罈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  
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  
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討得  
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  
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  
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言濟以  
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

趙北有胡胡猛趙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乎謹護北疆勿  
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  
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路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凡  
絕趙之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然趙必不殘趙不必  
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  
人則先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  
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  
何忠曰燕孕然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  
濟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販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  
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  
惟君孰慮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  
暴卒于師齊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  
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獸次滴河陽信都平昌將蔣蒲臺勃海冬誅  
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擄天子狩畿甸李希列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吳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位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統漸土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輜車季安死質杵未收家為逐安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待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漸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江趙地各郡西二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繼計必平草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冀星排御顛玩之臣頗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更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

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收此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白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至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中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今持兄喪歸葬于終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比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言田將軍邊事

孫樵

昔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采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唐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闢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彘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目南康公鑿青嶽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



叢於錦城使習書筭未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  
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之風山川  
要害之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天入成都其西蜀而旋其所剽掠自成  
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  
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  
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蓄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  
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  
將啟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遣書  
通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拜市至今或有踵  
其所為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  
以戍南者皆成都民飽稻餘家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  
汗矣而况麻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為將者刻  
薄以自入魏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踈而易良當販  
粟則以沙而糝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

數計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粟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然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烏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  
為患惟曰誠如將軍言昔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  
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  
易為役卒出於道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  
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  
之歲遣廉白更視其卒之有無劫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  
官無魏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无胥怨於將軍何  
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  
行營節度使萬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  
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  
手足椎金南雍塞盜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其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拉槓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弱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有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與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

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疾卒擊柝衛太尉旦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管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其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打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衣裹手足注善藥且及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入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汝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慄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



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宋必致其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  
三百兩大尉瑋韋昭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昭  
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大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  
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大尉效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其存

大尉逸事如右

史館公之稱大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  
不知大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郊漿間適真定此上馬  
身歷高障戎保義稿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大尉為人煦煦常恆  
以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  
違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大尉遺事  
覆校無疑或恐尚逸遂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口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妖麗豐足殆不似  
下賤物又能傳故部聲以率課人推沮有時涼曉哀轉靡靡真趙家  
之遺意其因雖離手往之懷以不能多也雅為公所愛因目曰新

聲及劉從諫得公廢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  
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  
亡命以見於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公者谷不以介意新  
聲曰夫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  
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  
有戰野之巧技城之績蓋以其先父學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詞  
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  
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  
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兒女子  
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  
數也而又卒伍洮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  
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  
計則固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穢兒衣食言說悲  
涕流落合不決者二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  
諫死以其子露父意窮之谷竟從連鳴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



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蓍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蠶際不可奪易于為厲今當具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地置鐵官養重推笮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更上死明府公寧免鼠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變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棺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殺改綿州羅江令其治

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甚至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人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會賊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逼百姓使賊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真優貧民饋給往來樵荷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獨荷荷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齊其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矣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始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愬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尤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急怒因作力推去其



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  
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其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  
必死也苟虐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佞畏若不勝按驗吏周之未知  
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  
下及至也亦未與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孝忠頓首  
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亦族無恨矣臣事李嗣成久  
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左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女奴賊  
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瓜牙也於此及  
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  
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蔡幸更有一淮西  
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  
勸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  
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  
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未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  
季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諫江陵軍驅使大中末曰丞相

錢江良余未請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  
人為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綏易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甲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癭嬰缺而  
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冰云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  
年不病瘡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乃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葺六  
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陸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且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詩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歸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



廟松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僻處依大林  
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貧諸士貨下令卸商軍與淮海沂出入  
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貨以萬數每旬時歸重季輒置食飲  
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齋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  
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  
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  
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  
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  
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貨發奉貨轉與隣任重信義而死  
喪斷魚肉葱蒜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閉意若大君子能悔  
咎前惡者十五午死子驥率不怨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  
不長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  
日食乃米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負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  
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  
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

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道為郵帥喜聞驥明  
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間故德少良者亦  
常與驥學息其貨數年復置萬金驥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榷  
雜討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  
客張谷聘之馬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義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濠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夫  
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  
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為輒不能愧仰貴人穿履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  
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劍車二詩一旦居盧仝  
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  
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  
止復歸齊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  
不畏卒禍乃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嫗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元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元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出男子益削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

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為力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受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書者必芟竹鏤木殫絀竭毫盛其蘊宏其載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祕之不滿笥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於學其將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



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叙

後序終





卷之四